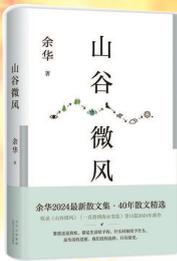


# 走进秋风里,深呼吸,细品味

## 海涯山谷地 朝暮多微风

——评余华《山谷微风》 ■ 施展



当年的感伤与怅惘。尽管余华散文不诉诸丰饶华丽的笔墨,但文段语句中相连相通

的感情,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读者。

每逢光阴代谢之际,前尘往事俱往矣。可灵魂之整的微风乍起时,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怎会轻易随风而逝?如此情境下,余华缓笔急写的“山谷微风”貌似平白,却有坦然面对自我的诚恳、率直动人的力量。综观作者的人生之路,余华的步履正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相伴而行,一路见证的历史风云可谓千变万化。然而,余华并非一味耽溺于时移事往的感伤,他更执着于叩问人生所来之路,力图重现笑中带泪的生活点滴、时代背后的深沉一面。这里有医生家庭的风雨、茫然四顾的青春、如影随形的恐惧、最初的文学梦、被写作改变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山谷无异于寓示人的生活和生命情境,微风牵引的是心的情绪

与情思流向。两者共同之于漫长岁月的回响及共鸣,最为引人深思。

余华言及创作《山谷微风》缘起于海南公寓坐落于山谷中的晨昏风向与风中遐想。如果说他畅想童年午睡时苦心寻觅穿堂风,翻动了记忆的扉页,那么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声,恰如音乐中回旋不已的转调,吹响了岁月的乐章。当历史与回忆成为写之述之的对象,余华处理童年、青年和壮年时期不同记忆的叙事姿态,分别平添了舒曼《梦幻曲》的梦幻、李斯特《前奏曲》的庄严、巴赫《平均律》的沉静,为文字表达赋予了宛若音符的节奏美感和情感律动。

回首现代文学史,余华《山谷微风》俨然与鲁迅《朝花夕拾》发生有趣对话。这一不同世代作家重提旧事,意欲将“旧来的意味存留”的写作用心,颇为耐人寻味。这些回忆性散文虽不无青春已去、芳华不再的喟叹,但作家力求平淡中见真章的努力,似乎如出一辙。这是作家

年纪日臻成熟的心态使然,也彰显了文学跨越时空情境的微妙相遇。相较于鲁迅回顾岁月轮回、感悟朝夕流转的怀旧姿态,余华笔下的“山谷微风”出落得同样生动委婉,无论是看露天电影、炒南瓜子的趣味,还是“生活能够在悲伤里剪辑出快乐”的沉思,皆为散文增添了忧乐与幽默相交织的抒情向度、平静却不失温情的诗性氛围。

在《活着》结尾,余华借由风来形容富贵老人的一生之路:“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这飘扬不止的风声,从历史和时代深处吹来,呼啸过千百万众生。循此之风,《山谷微风》吹向生命的另一重幽谷:人之命运如风般升沉消长、行止来去。这可感不可知的风,一旦汇入翻涌的历史长河,它该何去何从?在微风轻拂、遐思无边的时分,纷纷往事一闪而过,唯有记忆朝暮纷飞。这场风中,可曾有你我未了的情怀或梦境?

## 《一个人张灯结彩》



哑女小子的世界格外静寂,钢渣用手语走进她的内心。变故频生,他们只想抓住这来之不易的幸福,钢渣铤而走险帮小子的孩子

筹钱,却失手杀了出租车司机——小子的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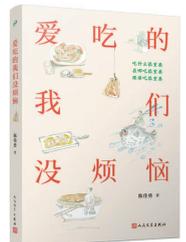
警察老黄顺藤摸瓜查到钢渣,钢渣亡命天涯。除夕夜阖家团圆的日子,老黄在理发店门口看着里面的小子独自点亮划破漆黑夜幕的一串红灯笼,长久伫立。

余生漫长,练习一个人,成就一个人。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通过这些普通人的命运纠葛,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艰辛。小说力求告诉读者,孤独是人生的常态,努力独自张灯结彩,寻求慰藉,寻找内心的平衡,独自一人时也能活得精彩。

田耳,1976年生。在《收获》《人民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七十余篇,已结集出版作品十种。曾凭借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鲁迅文学奖得主。另获人民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文学奖项十余次。此为该小说全新典藏版。

余华评价说,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田耳的笔恰恰就伸入这不健康中。在田耳笔下,没有绝对的善,没有绝对的好,有时还会把人物次要的界限也模糊掉。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一文)

## 《爱吃的我们没烦恼》



这本书分为“吃什么很重要”“在哪吃很重要”和“跟谁吃很重要”三辑。

作者陈佳勇以淡然而不乏戏谑的笔法,讲述了对于各种美食细致入微的关注和憧憬以及与食物有关的深情记忆,同时还探讨了美食如何温暖人心,并逐渐演变成都市人的共情。书中配以青年画家施晓颀绘制的24幅精美的水彩插画,从味觉到视觉,拯救不开心。

书中写上海本地美食的篇目尤其多,比如小笼包、菜泡饭、大排面、小馄饨、奶油小方等。当然,也少不了作者的“故乡美食”下沙烧卖。因此这本书可谓一份按图索骥的私人美食地图,尤为受到沪上读者的欢迎,被网友视为80后上海人的集体记忆。

陈佳勇,上海南汇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曾以一篇《来自沈庄的报告》获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深造。著有随笔集《所谓青年》《在北大散步:胡四的故事》、长篇小说《老板不见了》《金衣的水仙》等。(木子)

大量具有感染力的东北话,使得留存的方言得以更简洁无痕地融入叙事中,这本书还削弱了幽默感,书中让人发笑的地方很少,但换来的是让人沉思的地方变多;此外,有关暴力场面的描写,也被大篇幅减少,内心冲突的激烈,取代了外化的肢体冲突,同样让人感到紧张。

在阿郎这部新作中,能感受到他写作上的张力在进一步延伸。《铁锈新鲜》中的紧绷与松弛是同步的,严肃认真与玩世不恭是并存的,幸福与绝望是同根生的,人物在激情与麻木之间是可以自由切换的……但悲凉却是这几个故事的统一底色,悲凉恰也与书名的寓意相通。在《漫长的季节》之后,读者与观众对东北叙事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愿《铁锈新鲜》这本书写东北的小说集,也能给喜欢这一主题的读者带来一些新鲜感。

## 《铁锈新鲜》:记忆复活,制造扑面而来的呼吸感

■ 韩浩月

号与元素叙事,又往往能击穿时代,看到多年不变、忠诚的甚至是顽固的生活与思维模式。

五部中篇中,与书名同名的《铁锈新鲜》,以一个车外弹烟灰的细节,让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暴露出惊人的真相;《风雪夜归》分别以一个少年与民警的视角,刻画了一名中年女性美好与复杂的一面;《疼痛的秘密》说的是父亲的秘密,儿子按照父亲的请求,去寻找一个神秘的女人,揭开了一段贯穿大段人生的纯真恋情;《西边有座山》中的小黄楼是个隐喻,进进出出,都是人情与权力的纠葛;《夜宴》写出了婚姻尖锐破碎的一面,以此映照圈子与社会五棱镜一般的光怪陆离。

这些故事之间,因为有同一城市、同一人物姓名的反复出现,因而建立了内在的联系,不同故事互为表里,也互为前后传。阿郎在

《铁锈新鲜》的写作中,更注重整体的呈现,在文字表层,贡献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在语言的暗指和情节的交织下,让冰山逐渐上浮,只有阅读到《铁锈新鲜》属于冰山西部的表达,才能够觉察到东北文学受欢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铁锈新鲜》足以消化读者对东北叙事的期待”,这句有关东北文学定义的推荐语,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方面,《铁锈新鲜》的确还有着东北文学标志性的硬冷、残酷的一面,这让小说集具有一目了然的标识度;另一方面,《铁锈新鲜》开始“消解”东北叙事的主要特点,比如减少了对东北方言的依赖,去除了



《铁锈新鲜》是小说家阿郎的第二部中篇小说集,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收录了作者创作的五部中篇,书名颇能代表整本书的气质:铁锈味道意味着时间与年代的作用,其粗粝与强烈在抵抗着遗忘,而新鲜则标志着冷冽与疼痛,是记忆复活所制造的扑面而来的呼吸感。

以这本书为标志,阿郎的故乡写作展开了一幅更大的画卷。《铁锈新鲜》依旧有富拉尔基、安城这两个熟悉的地名,依然有耿队(刑侦队长)与我(民警身份的讲述者)这两个常态人物,虽然书中故事偶有时间标注,但在阅读感受上,人物与情节是超越了时间与地域限制的,那些在新世纪前后沉浮的人与事,像是发生在当下。同样,那些眼前就能耳闻目睹的,也仿佛坠入二十多年前的时间海里,这或正是东北文学的特点之一,依赖时代赋予的符

## 《君幸食》:中华美食中的哲学与艺术

■ 长社



她用这本书述说着中餐的过去与未来,认为“也许,全世界的众多民族中,要数中国人最了解美食带来的归属感,它们不断拨动最深处的心弦,带我们回家”。

来自英国伦敦的扶霞·邓洛普,因为机缘巧合爱上了中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段经历在其成名作《鱼翅与花椒》中有详述。而今,邓洛普又为读者奉上一本由中国食物“列传”凝聚的新作《君幸食》。“君幸食”一词来源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狸龟纹漆盘,食盘内云纹间隙处朱书“君幸食”,即劝君进食、吃好喝好的意思。扶霞在英文原版的扉页上选用这三个字,一则同书名 Invitation to a Banquet 完美贴合,二则足见她对中国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极为推崇。

扶霞说自己姓邓(四川大姓),痴迷于“养生”,她急于向西方读者解释、介绍中餐的精髓——食疗之法。她认为,“中国的食疗法,大部分内容的主题都是理智与节制。从根本上说,这不仅仅是个疗愈系统,而是一种思维方式,鼓励人们注意症状的苗头,并用均衡饮食来解决,从而保持健康、避免疾病,这就是‘养生’……它是一套生活方式。它关系到你吃的一切,关系到整个体系,算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

更重要的是,扶霞站在理性与感知的双重视角解释中餐“哲学”的珍贵和必要,甚而强调了中餐与社会运转以及科学治理之间的关系。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扶霞点明中餐烹饪的核心理念是搭配、互补与对比:在“宋嫂鱼羹”一章中,扶霞以十几种不同食材熬煮之羹汤的“其乐融融、一团和气”来体

会和谐、包容的中华文化——这是“一种近乎魔法的和谐”。

《君幸食》一书从付霞儿时的糖醋肉球开始,最后以另一道“老外中国菜”——杂碎结束。如同其他中餐菜肴所遭遇的“扶霞式”考究,她以亲身经历、人类学观察以及历史考据的方式抽丝剥茧,介绍了杂碎的产生、发展和现状。在经历了一整本书二十九道菜和一碗白米饭超高规格的“深度游”之后,扶霞为中餐“立传”——“中餐,不仅是中国这个现代国家的食物,也是散居几乎全世界各地华人的食物。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既古老,也现代;既中国,也全球;既有着典型的中国韵味,也深刻地包容了多元的文化。中餐的工艺、理念、乐趣、智慧巧思和对养生的关注,都值得被奉为全球文化和文明的瑰宝。”

作为读者,我钦佩赞叹,为扶霞

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之精髓而由衷欢喜,扶霞讲述的食物故事涵盖了中餐的起源与演变。在这本新著中,扶霞注入了三十余年的“功力”和热情,写就了一部中餐的“史记”,同时书中还附赠编年体的《不完全中餐烹饪简史》。

扶霞有一双敏锐的蓝眼睛,又无可避免地成了典型的“好吃嘴”。这是一本让人读了停不下来(嘴巴也停不下来),又不忍心一次性读完的书。在伦敦的家中,每个农历节日她都在贴有灶君的厨房里做来自中华大地的中国菜——“这片热土上也会有我的一席之地”,她在书中如是写道。

扶霞如此热爱中国,源于她在成都切切实实感受到的“口腹上的拥抱”。她又以这本书拥抱每一位读到它的人,无论你是中国人、英国人,还是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渴望美食的人,“我们所有人都要吃、都要爱”。

